

關於自己的根本問題 與當生行善困局

王聖元

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博士班

地址：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花師教育學院 B207 室

Email: 811288303@gms.ndhu.edu.tw

本文所提「當生行善困局」，指「在此生，影響我們是否行善或及時行樂的困境」，當然「是否行善或及時行樂」是憑藉個人自由意志，而本文將從「關於自己的根本問題」切入，拋出此困局，嘗試勾勒人應當處理自己的根本問題，方有機會從困局中解套。先行說明，及時行樂與行善是可以共存的，只是在本文中，這邊指涉的「及時行樂」是沒有被當代善的價值所限制之讓自己快樂的行為，在當今也就是無拘束的放縱、影響他人生命安全與人身自由、破壞環境，但只要讓自己滿足、快樂、享受都歸於本文的「及時行樂」。

首先我們必須坦然承認，我們活在此生此世，卻對自身的存在缺乏根本性的掌握，我們無法確定生命是否僅有此生，死後又將歸於何處，更重要的是到底什麼是我們自己？這些問題有古老的歷史源流，包含古希臘文明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，相傳刻劃著三句箴言，其中一句即是：「認識你自己」；在東方則有禪宗公案：「拖死屍者是誰？生從何處來？死往何處去？」，而唐宋以降有諸多悟道禪師，似乎生死自在；更廣為人知的是哲學三問：「我是誰？我從哪裡來？我要到哪裡去？」衍生出許多對於存在、本質、本體等討論與思辨。

在民主自由、思想多元而可以開放交流的臺灣等先進國家，隨著其國民公民意識的增長，使我們直接或間接地知道我們應當關心這個社會，尤其是世界的重大議題，例如：氣候變遷、戰爭、貧窮、環境等等，很多相關的價值諸如永續發展目標(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, SDGs)、企業社會責任(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, CSR)、公民素養(Civic Competences)等，甚至成為一種社會團體的道德價值框束，讓大眾在有意或無意之中，對於這些價值易推定其為「善」；而背道而馳，例如破壞環境、不同理弱勢者則是「惡」。縱使不肯道

而馳，但也不積極去實踐的「無作為」，仍會因為道德價值框束而讓自身有「罪惡、羞恥感」，甚至是被他者貼上標籤。需要提及的是在一個國家中，人民個體差異性仍舊巨大，除了成長背景、文化、風俗及所受教育方法的差別外，還有成長後個人思考方式、接觸訊息與同儕群組的互動等諸多複雜的因素。因此並非筆者前述所謂 SDGs、CSR 等都是被所有人認為是「善」，甚至去遵循（即使無意願），甚至反而認為這些議題都是人為製造、人為炒作的商業手法，或是人本來就是環境的毒瘤，而這些議題是偽善等。

筆者認為前述議題確實存在，即使始作俑者就是人類自身，但作為公民社會，這無疑是一股力量，至少影響大眾在認知上朝向一個善的路上。對於不關心這些議題的人們，或可形成一種社會價值，直接或間接規範其知曉這些議題是「善」；對於善於思辨、內省此類議題關注的人們，也可與之互動，例如透過思辨，發現此是可以追求的「善的目標」，或是找出疏漏之處，加以批判、辯證改善，呈現更好「善的目標」。重要的是沒有人是局外人，暫且忽略極少數一個人自給自足、與世隔絕而過完一生的極端案例，任何人都與這個社會持續交互作用，不論是被框束或是與框架互動，在臺灣，筆者認為「善」的價值是動態的在往前走，走向共同形塑的「善」的境地。

以上是作為我們處在這個時空社會脈絡之下，不可避免在價值觀上的互相影響，然而回歸到自己身上時，不管所處的環境、社會、時代為何，我們仍舊應該要面對和自己最相關的三個根本問題，即「**我是什麼？我(生)從哪裡來？我(死)要到哪裡去？**」而為何說這些是「和自己最相關的三個問題」？因對於每一個人而言，這個世界是被自己所感知的客體，而有一個主體「我」，由此「我」去思考、認知、感受乃至行動，包含辯論、閱讀寫作甚至去殺人、放火。但是這個「我」究竟是什麼？同第一段所提及，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生從何處來？以及死往何處去？當然我們更不瞭解「我是什麼？」彷彿是一抹泡沫，在無垠的宇宙裡莫名其妙地形成，維持百年，然後又再消散。所以筆者認為，這三個問題是和自己——最根本、本質的自己最相關的問題，尤其「我是什麼？」此外應無跟自己更相關的問題，我們可以初步討論關於「我」，「我」不可能是名字，因為名字只是名詞；「我」不可能是身體，身體是「我的身體」，且沒有身體時，我又是什麼？就算是身體，將落入稍後提及的困局中；如果有一個超脫身體（但目前使用身體）的「我」，那是什麼？是「靈魂」還是某種「無形體但實存」的形式？但如果只是頭腦相信某種說法，這也只是某種「見解」而非確切的事實。回到此生，我們出生到這個時空，有了「我」的主觀意識，受這個時空的價值影響而活（不論是社會規範，或是自己深思後的信仰），以這個時空的「善」而活（或是不理睬），追尋或建構所謂的「意義」，在不瞭解「我

是什麼？」之下，即使當上總統、獲得諾貝爾獎乃至完成個人（還不認識自己）的人生目標，這樣可以被稱做是有意義的人生嗎？

在此，筆者提出「當生行善困局」，因本文的論點是，三個根本問題觸及了「意義」之所以可能的前置條件，任何關於「此生該如何度過」的價值判斷，包含對世界所謂進步的價值，都隱含著一個對「我是什麼？」的預設。若我們對這個「我」的來源與歸宿一無所知，那麼我們為這個「我」所做的一切長期規劃與價值追求，便如同在流沙上建造樓閣，是水中月、鏡中花，直面此三個問題，即使暫時無解，也會是展開一切有意義生命的起點，並以此詰問我們追求社會價值的動機。換句話說，前述「善的價值」聽起來都很好，好似非做不可，不做好像世界就會被人類毀滅似的，但是憑什麼？我們甚至都不認識我們自己，即使透過價值辨證才決定追求善，筆者認為無異於沒有生命的機器。「當生行善困局」的思想實驗建立在以下幾個前提之上：

一、我們此刻擁有肉體與意識，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當下事實。

二、對於生命是否輪迴，邏輯上只有兩種可能：我們「有」上一輩子，或者「沒有」上一輩子；同理，我們「有」下一輩子，或者「沒有」下一輩子。

三、若我們有上一輩子，並以此生的存在為例，我們可以設想生命或許會以某種形式延續至下一輩子；然而，既然我們對上一輩子毫無記憶，我們亦可合理假設就算有下一輩子，我們也將不記得此生的任何事。

四、若我們沒有上一輩子，我們可以設想此生是一次性的、偶然的的存在。結束後，一切歸於虛無。

基於上述假設，兩個困局如下：

困局一：如果有來生但記憶無法延續，那麼此生努力追求當代善的價值，其終極意義是什麼？倘若此生的奮鬥、犧牲與道德成就，都無法被帶到下一世，甚至會被徹底遺忘，那麼當追求這些「善」的過程伴隨著痛苦與掙扎時，為何不選擇「及時行樂」，讓此生的體驗盡可能快樂，包含身體與心理的快樂，而不因行為未符合當代善的價值而有任何負面覺受或後果？

困局二：如果生命僅有此生，死後便永恆地不復存在，那麼追求當代善的價值，其終極意義又是什麼？既然一切終將煙消雲散，面對追求「善」的艱辛，為何不選擇「及時行樂」，讓這短

暫的一生充滿愉悅的經驗，包含身體與心理的快樂，而不因行為未符合當代善的價值而有任何負面覺受或後果？

以上便是「當生行善困局」，筆者並非認為不能及時行樂，或是必然要追求此生所處之世界所認定的美好價值。對於本來就自認是實踐當代「善」的人們，例如推動前述議題的人們，可以去思考這兩個困局，是否仍舊堅持會在此生繼續實踐當代善的價值？對於本來就對前述議題不甚認同的人們，對於兩個困局又會有什麼樣的看法？是否還是會選擇跟現在一樣的人生價值？

容許筆者再說明，此文不是鼓勵人們放棄所處的時空、社會所帶來的善的價值，以及追求該價值的想望。而是要回到自己去思索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麼？然後藉由「當生行善困局」，去進一步思索為何自己選擇「及時行樂」與「當世善的價值」光譜中最適當位置，這便是往自己的生命踏出更深的一步了。又或許，筆者認為可以認真探問本文所提的三個根本問題：「**我是什麼？我（生）從哪裡來？我（死）要到哪裡去？**」如果真的搞清楚了、體悟到了，或許困局自解而一切無礙。為何如此推論？因為我們徹底清楚「我是什麼？」而確實地體認到一切的出發點（自己）的真正本質。關於根本問題的思考與探究，還請容筆者於未來的篇幅分享。